



## 絮婚被的四妯娌

□ 谭哲胜

一进入腊月门，男婚女嫁的适龄人就扎堆了，尤其在农村，农闲季节正是结婚的大好日子。

而结婚前，絮被就是头等大事了。这不由得让我想到了二十年前，四个妯娌一起絮被的情景。

一天，我大侄子从一百二十里外的老家来到了我家，脸上洋溢着幸福快乐对我老伴说：“四妈，我下个月就做新郎了，我妈让我来请您，腊月初六回老家帮做结婚被。”老伴欣然答应下来。

农村结婚做新被是很讲究的，不能随便找个人做就行了，不仅要儿女齐全、心灵手巧，还必须针线活能拿出手。做几床被几床褥子都要提前规划好，什么花色的被配什么花色的褥子，被子厚的絮几斤棉花，薄的絮几斤棉花，都要心里有数，只有这样，才能锦上添花。

到了腊月初五，我和老伴一起回到了老家。

老伴一进门就和大嫂说：“大嫂，我可不会做，你得教教我。”我知道老伴是在谦虚，姊妹七个，她是老大，弟弟妹妹的衣服，都是她和岳母一起做的，我女儿的衣服



大部分也都是出自她手，经常有人问她女儿的衣服是在哪里买的。她给女儿做的衣服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，不管花多少钱在哪里也是买不到的。

大嫂说：“你就不用客气了，谁不知道你！心灵手巧，还是吃公家饭的，咱村你是公认最漂亮的媳妇之一，絮被子的第一针非你莫属了。”说得我老伴的脸上泛起了红

晕。那个年代，农村人能在外面上班工作，是受人尊敬和羡慕的。

第二天，大嫂、二嫂、三嫂和我老伴妯娌四个就开始忙活了。大嫂小心翼翼地把五彩缤纷的被面展开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一幅幅柔软的被面赫然映入眼帘，有喜上眉梢、鸳鸯戏水、龙凤呈祥、凤穿牡丹等，喜庆亮丽的画面让人爱不释手。大嫂

先把被里放在炕上，二嫂和三嫂一层一层加上棉花，老伴把鸳鸯戏水的被面放在上面，拿起针，把红线穿在针鼻上，戴上顶针，开始缝第一针，边缝边说：“被边压被边，生个孩子做大官。”那三个妯娌笑成了一团，大嫂说：“让你来絮被，真是找对了。”当缝四个被角时，她们四个人一个被角，把被里和被面往里塞了塞，老伴塞完又说了句：“被角塞一塞，来年生个龙凤胎。”三嫂说：“四妹，你还挺会说的来。”很快第一床新被子就絮完了，开始絮第二床被时，老伴又说了句：“一缝金，二缝银，三缝儿女一大群。”三嫂接着说：“絮被絮被，絮得柔软，可别到时候咯着新媳妇的腰，给咱生个孩子心灵手巧。”她们妯娌四个有说有笑，手上也不闲着，飞针走线忙活着。

妯娌四个在絮被的过程中，把感情都融进了细密的针脚里，每一声笑语欢歌，都随着洁白的棉花，絮到了每一床温暖的被褥里，也絮到了每一个幸福的日子。

很快，两天的时间，她们就把六铺六盖的新被絮完了。这不仅仅是在絮被，也是在絮人生和幸福啊。

## 雾笼南山

□ 任大中

一早推窗，云里雾里，朦朦胧胧，让我想起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家乡。

绵延的沂蒙山区，村子位于山南麓、河北岸，房屋依山傍水，顺势而建，面南背北。远处挡住视野的是南山，时时云山雾罩，有“南山戴帽，在家睡觉”之说。雨是否来，要看南山顶上是否有顶白帽，有了白帽，长工也要睡觉。阳春斜风细雨，盛夏疾风暴雨，秋天霏雨阴雨，皆是如此。南山的雾，是老少皆知的晴雨表。雨后的南山一片湿润，雾蒙蒙，雨歇又重来。云雾缭绕，渐渐升腾，帽子扯掉，重见天日。

那时的大雾天屡见不鲜。无论是哪个季节的雾，都是那样的白，干干净净，如纱如带，温柔飘渺，透着湿润，打湿你的头发、眉毛，弄潮你的衣服鞋袜。起雾的早晨，能见度很低，抚平高山，笼罩河岸，裹起树木，笼罩了苍穹。

在那样的雾天，仿佛有神仙要下凡。电影《天仙配》《牛郎织女》里的天庭不都是这样云雾缭绕吗？就连孙悟空驾的筋斗云也说是腾云驾雾，充满了神话色彩。忽然想起前年暑假，和两个朋友爬邹平的鹤伴山，恰是一个烟雨蒙蒙的日子，我们被困到了山顶的一个小亭子，目睹了雾化作雨，雨后我们走在灌木掩映的山路上，随手可抓雨摸雾，与雨雾同行，优哉游哉。

那时的冬日，太阳似乎有点懒散。雪落无声，夜里没有了狗叫，万籁俱寂，第二天开门，大雪堵门封山。雪和雾交织在一起。雾里透着寒气。那时的雾是无味的。

前几日住院，做雾化治疗，吞云吐雾中，仿佛在吞吐家乡南山的游雾。冥想中，忽然觉得雾似乎很陌生，离我很遥远了，取而代之的是霾，当它与雾组成“雾霾”，就如同英语里的单词smog，硬生生地闯入我们的生活，从无到有，堂而皇之。这让我愈加思念家乡南山遥远的雾了。

## 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，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，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邮箱：lzcblk@126.com。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、账号，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请勿登门投稿，谢绝一稿多投。

## 父亲忙年

□ 赵国章

我和妻归心似箭，一路驾车赶回乡下老家，已是日薄西山。

吃过晚饭，年近古稀的父亲吸着呛人的旱烟，问了问我们工作的事后，说：“去把录音机打开。”我言听计从，把音量调大。我知道父亲是个“戏迷”，但他弄不清剧种，在他的意识里，所有的戏都叫“二黄”，他和家乡的老少爷们一样，唱得越悲苦越爱听。其实父亲也听不懂唱词，只听唱腔配合着弦音低回婉转荡气回肠，就高兴得频频夸赞：“这听得得劲，热闹！”

等母亲洗完刷完毕，父亲犹如“天将降大任于是人”，挽起袖子闪亮登场。他先是将卤好的一大盆猪肉分别切成条子、方肉等，一大擦碗在案板上锵锵摆开，分别在碗底装进泡好的糯米、黄豆、梅干菜，以及比指头粗的红薯条，然后分咸、甜、酱、五香口味，整齐地装满所需肉块，浇进熬好的土鸡汤汁，最后连同风干的糯米肉馅香肠，装进摞起半人高呈深褐色的竹笼上锅蒸。顷刻，一团团金黄赤红的火焰在灶膛内噼啪作响，只听烟道口发出泥石流般粗犷的闷响，那威猛撩人的火舌，企图把整个大锅吞噬。父亲还不放心，转而拿起火钳倒腾，说：“蒸肉，首先得大火猛攻，上汽后，继续蒸三袋烟的工夫，再改小火蒸俩



小时，这样才好吃。”

接下来，父亲又把提前剥好的排骨、羊腿用温水洗净，置于煤炉上慢炖。忙完这些后，才由母亲打下手帮忙将早已准备好的鸡块、丸子、藕夹、麻叶依次下锅油炸。父亲则盯紧锅里，翻、捞、控、倒，在案板与锅台之间向左向右来回扭动着。每隔一会儿，他都要掀开灶门看看火候，自言自语一句：“炸东西，火候既不能大，也不能小。”每起锅一样东西，父亲就会喊我们尝上两块，问：“咋样，酥不酥？够不够味？”

我和妻过意不去，提出能不能帮点什么忙，一向严肃的父亲善意地甩出话来：“闪开闪开，这事还是我在行，有你妈打下手够了。你们在这儿碍事，瞌睡了去睡。”等他忙完这些，整个村庄早已万籁俱寂。

腊月的清晨总是寒意袭人，一阵阵鸡鸣狗吠似乎抢先搅热了乡村的温度，也搅走了人们的睡意。赖床的我睡眠惺忪，当我磨磨蹭蹭起床，洗漱完毕，热腾腾、香喷喷的早饭已呈现在眼前。父亲催促我们说：“快吃，等着用锅呢！”

吃完早饭，一字不识的父亲仅把贴对联的任务吩咐给我：“糨糊已经搅好，鸡狗都有三天年，大门、小门，猪圈、牛圈、鸡窝……该贴的都得贴。”交代清楚后，他就忙不迭脱掉对襟黑棉袄，露出特厚的羊毛背心，把全部要加工的热菜、凉菜、全鱼、牛肉等切好，按主、副、荤、素，煎、焖、炒、编搭配就绪，然后才坐下来抽一袋烟。偏瘦的父亲，举手投足绝非当年那般身轻自如，但他放油、入锅、加盐、调料、翻炒、起锅的

一招一式依旧有条不紊。他在戏曲的弦音中，也用自己的锅、铲、瓢、钵、盘的五弦音符，翻奏着一家人的新年主题曲。

贴完对联，我鬼使神差坐在了灶膛边，试图找回小时候那种烧火的快感。父亲没有阻拦，只见他一手舞铲翻菜，一手托盘待装，嘴里慢条斯理又给我念起了啰嗦过N遍的老调，炒啥菜烧啥火，啥柴啥烧法。“人要忠心，火要空心，文火熬肉，武火炒菜，众人拾柴火焰高……”那一年，那一刻，再听父亲的这番话，如醍醐灌顶。

父亲一上午的忙碌，让人垂涎欲滴，令人眼花缭乱的佳肴满桌子摆了上去。正当午时，父亲像东道主一样，招呼母亲、妻子和我两代四人围桌而坐。黄酒、白酒、甜米酒各取所好。一辈子贴着“烟酒生”标签的父亲，在喝完一碗黄酒后，我又给他斟满一杯特曲。父亲抿一口，品咂两下笑道：“这酒好，绵醇柔和有香头。”父亲边品边劝滴酒不沾的我说，“口酒不醉人，你倒两大口老黄酒加点糖，多吃菜慢慢品着喝。”我经不住父亲的一番美意，如法炮制。其实，除夕酒是老家人心所向的九九归一，天长地久。父亲没文化，讲不出大道理，要我喝酒更重要的目的是让我品尝一下酒的滋味，集酸甜苦辣于一杯，蕴藏人生之大道。